

中

國

人

是

誰

我们都不是
中国人的对手。中
国人在任何困难

但是一切困难
都是能够克
服的。

东(韩国)著
恒译
出版社

011496

中国人是谁？

吴太东(韩国) 著
金宽植 译

大连出版社

(辽)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是谁/(韩国)吴太东著;金宽植译.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4.8

ISBN 7-80612-106-4

I. 中…

Ⅰ. ①吴…②金…

Ⅱ. ①纪实文学-韩国-当代

②吴太东-生平事迹-韩国人

③中国-通俗读物

Ⅳ. I31 2. 65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邮编 11600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180 千字 印张:8.375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

责任编辑:李新民 责任校对:王恒田 封面设计:冀贵收

定价:8.00 元

202110

※

此书谨献给在世界各个角落靠汗水和辛勤劳动
而换来工分的朋友，

常为我赤诚祈祷的我的母亲及只靠微
薄工资渡日的众多的老婆之一的我的爱妻，还有马
不停蹄地跟随爸爸而频繁转学的
我的女儿和儿子。

对本书中所提到的组织和个人，意见征求
不及，谨希望予以谅解。

序

朴兄：

“做生意的还写什么书呢？如此冰冷的世界谈什么感想，吹什么牛啊。”你或许会这样责怪我的，但我们也需要有歌唱啊。据说自从有了歌屋之后，孩童和女人们便不停地进出在那里。难道做生意的游子就不能有欢歌漫舞的乐趣吗？跳跳舞也好，唱唱杂歌也好，甚至就以南大门^{〔1〕}市场上的掌声来欢畅一下也是愉快的啊。

朴兄：

自古以来，那些命运坎坷的人，因自己固有的热情和怨恨，总也摆脱不了与众不同的悲欢。他们所到之处就彼此相识而初结人缘。相逢与分手，而又为仅此关系相互哭泣和欢乐，最后还得要各奔其前程。

相逢而又分手的人缘是如此地绝妙，

离别和送别的自由又该是何等地耐人寻味啊。赤手而来，空拳而归，在来去的路上有什么可丢弃，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做生意的游子他所想到的也只是这个自由的职业罢了。

从政的官吏头戴乌纱，若出入校院就难免被人唾骂，师长若要合上书本，哼一段什么杂歌，兴许有被学童们轰出书堂的可能。然而，对做生意的游子来说，他既没有乌纱，也没有书包，认为只有高高兴兴地过上好日子才是最为要紧的。对某些来说，人非要不可的时候，把东西和身子全都卖给他，有时连心也装在一起卖出去。讨价的事是常有的，但这只不过是买卖人之间的事情而已，并非有什么目的。

有位哲学家曾说过：你这个大傻瓜，就是你的劳动把你自己给抛弃了。纵观人生，孤独和抛弃本来就并存的。如果把它宣泄于体外的时候不就成了歌和舞吗？相反，它要是在内部结成一个疙瘩，社会就会在憎恨与嘶喊声中变得一片混乱，市场的热潮也会枯竭下来。

朴兄：

我这个做生意的游子，愿将不满的牢骚归纳起来，有些地方还不尽完美，但也别见怪，等回到汉城请你给我买碗酒就足够了。

中国人的时钟并非在沉睡。

“太慢了。”

“太快了。”

“时针在逆转。”

评论家们似乎有些狂妄，中国的时钟实实在在地向着明天运转着。

不能以世界标准时间来议论她。对中国人来说不存在排斥中国人的什么世界时间，也从未有过想承认它。对他们来说北京时间就是世界的中心时间。那么，现在北京时间是几点几分呢？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长征已有十多年了，许多国家的人们涌进北京城，其中有韩国人，也有我自己。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变化，昨天的王府井变了样，今天的天津街也在变化着。

我在这里做生意的时候曾接触到新人，但当我横穿这片辽阔的大地时难免产生一种孤独感，以及如何准确判断中国人的时间而产生了彷徨之感。说是这个可不是这个，说是那个却不是那个。这种惊人的事情仍在继续着。

然而，犹如一天分为二十四小时，它又分为白天黑夜似的，在那可怕的变迁里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因。它像黄河，有时虽然河水的泛滥而改变其水流，但它所流去的方向和缓流，终究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这就

是物理，这就是历史的延续。既然如此，促使人产生彷徨与惊恐的，不就是因为我自己存在着什么问题的缘故吗？

我在经常地回忆和反思着过去的时间、土地和人们。我整理了其中的几部分，这是中国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对有的地方所揭露出来的我的主观与偏见，我并不感到怎样的踌躇。相反，隐瞒它倒不如痛快地揭露之后，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个做生意人的时间到底是什么。

1992·10 中国·大连

吴太东

前

言

中国人是谁？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一直难以理解，难以正视和回答的问题。

吴太东，年青的韩国人，第一个秘密地被派到中国福州搞合资企业的人；第一个任合资企业总经理；第一个挥写中国的改革、开放，或是说中国人是谁的人。

“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他们并没有在“竹幕”的后面沉睡，而为医治过去的创伤和克服封建的“热病”，进行着与己漫长的斗争。终于在某一个春天打开了大门。”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长征已过去十多年，很多国家的人们涌进北京城，其中有我们韩国人，也有我自己。”

“在这里做生意的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总为把握中国人的时间而惊慌不安。说是这个也不是这个，说是那个却不是那个，这样的现象还在继续着……”

对这位年青的韩国人来说，罗汉的他那坦然自得的笑容和袒露圆滑丰满的大肚皮

的形象，似乎象征着中国人。对满足从不感到怎样的害羞，在那看不到丝毫紧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了真正中国人的面孔。是的，正如作者流于心底的心声——如果说我有不喜欢的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在改革与开放中，拜倒于污秽的外来文化而真正失去了自己面庞的中国人。

在过去的年代里，包括作者在内的外国人，一听到所谓“中共”或大陆中国就会毛骨悚然，这并非奇怪的事情。然而，吴太东早在1987年为打开中国的市场而谋报员似的闯入了中国，真不知下了多大决心，冒了多大风险啊。更有趣的是，作者的小儿子第一次来到中国以后又惊又喜地对爸爸说：“爸爸，共产党的人们也会笑呢？”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现啊。

作者以切身的体会，锐利的目光和生动的事例挥写了他在中国做生意的酸甜苦辣。他虽不能与麦哲伦、哥伦布相媲美，但他从第一个闯入“中共”的冒险精神上，以及今天他所取得的成功来看，他是个佼佼者。当然，这个成功决不局限于企业上的经济效益，更主要的还是他比众多的外国人更多地，更实际地了解了中国人是谁，这样一个几百年来难以回答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不能不说是艰难的，作者以锐利的目光洞察了改革中的社会现象，诸如人际关系，社会主义经济，难以揣测的中国人的心底，不懂效率的生产等等。其中，作者以辛辣的笔触和哲学的论点描绘了中国人善于利用的所谓“关系学”。

中国的改革是举世注目的，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但是一切困难和问题都是能克服的。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不但是十亿中国人参与的，而且也是世界各国的人民参与的。

此书写的是生意，但它一直围绕着中国人是谁的问题，从哲学的，历史的，经济和文学的角度，揭露和肯定了改革、开放中的缺点和成就。

我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始终与作者保持了密切联系。1993年4月，吴太东先生又把我聘为该公司的高级顾问之后，便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这对我充分地理解原著的思想感情和翻译的准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少缺点

精诚希望广大读者指正，不胜感谢。

在校对和修改过程中，我得到了大连外国语学院赫瑞鸿教授和李海兰女士的精诚协作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还是用吴太东先生的话来结束我的前言：

“我们都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中国人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慌张，他们具有在失败中谋取胜利的智慧。”

“我喜欢中国人。”

译者

1994.5.18

于大连



目 录

新的相逢

第1章

迈向中国的第一步
福州的冬天
未能整治好的改革里程
开拓中的中国秘事
合资公司经营的举措
一开始就是问题,问题,问题
合资公司总经理的立足之地
人才的物色
伪造合格证事件



第2章 疾驰的末班车

开始组装,挂上大字的旗帜
银行的门坎高,税务局的天棚矮
总经理的“补墙”工作
想念的家族
对中国职员的教育
汉城奥运会与电冰箱广告
中国职员与韩国职员
闯进总经理办公室的职员们
金宇中会长来到福州
一座房屋,两个家族
创办公司报,召开体育运动会
推销电冰箱
离开的时刻

渤海湾的早晨

第3章

挂起大宇福州支社的牌子
把握出口业
金德中博士访问厦门大学
离开福州,离开大宇
渤海湾的早晨
韩国人会聚在大连
孩子送进朝鲜族小学
做太击拳恢复健康
天下之泰山与孔子故乡——曲阜
茶乡与武夷山的刘氏夫人
中国人是谁?
“艰难的经济”

后记

第一章

新的相逢

迈向中国的第一步

中国，它是一个怎样变迁的国家呢？

我开始进行对中国的探索还得要追溯到大学时期。我攻读过历史，曾为拾到掉下来的一小碎石片与长满苔藓的石碑上相对接碑文而那样的兴高彩烈。这是因为我要对时代的变迁作一个较系统的整理而产生的一种好奇心。我终于在大学里遇到了能满足我欲望的人。

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讲解而看到历史阶段的多样性，以及经常为我指出关于解释本身就存在一定局限的郑在觉老师；又从中国近代史的种种“旋涡”到介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以及通过自己的人格和对人生的追求来表达中国人特有的气质和阴阳学的金俊烨老师；把中国人的思想解释得比中国人更具说服力的哲学家金忠烈老师。

随着老师的教导，更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好奇心。从书本上遇到了三皇五帝，徘徊于春秋时代，敲击着万里长城和天安门，有时沿着长征的脚印倾洒着我年青人的热血。我曾渴望过能亲身体验一下那里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但都成为泡影而令我失望。那是因为70年代初期的韩国与中国所对峙的局面是与今天不相同。

“在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次黄河吗？”